

马华文学大系

散文 (二)

1981 ~ 1996

总编辑:云里风
主编:小 黑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总序

作协会长
云里风

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同胞，在披荆斩棘、开荒拓土的过程中，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付出了无数的血汗，惨淡经营的结果，不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就以马华文学来说，它自 1919 年发轫迄今，前辈作家辛勤耕耘所播下的文学种子，不但已茁壮成长，而且还开花结果。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写出来的作品，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文化的珍贵资产，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华文学已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的组成部分；马来亚独立后，一批本土的笔耕者，他们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排除万难，为文学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除了焚膏继晷，努力创作之外，并积极地推展各种文学活动。1965 年马、新分家，马华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马华作家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奋图强。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马华文学界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界有了更频密的交流机会，在许多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中，马华写作人和各地的作家坦诚交流，交换著作，从中获取了宝贵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也促使中国及海外许多作家学者对马华文学的重视，进而展开研究工作，大大提升了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

近十多年来，在作协的领导与带动下，马华文学已获得华社的重视与支持，马华作家不再是孤军作战了。许多企业家和华团都献捐经费，设立出版基金，赞助作家出版著作，而各种文学奖的举办也激发了写作人创作的热忱，所以马华文坛人才辈出，佳作如林。如果能把马、新分家后的优秀作品，编成一套大系出版，意义非常重大。但由

于编选文学大系，需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因此一直没有人敢去尝试。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以来，已逾二十载，在历届理事的通力合作和会员的爱护与支持下，会务进展顺利。我们本着创会的宗旨，一方面促进文友的团结，为会员谋取福利，另一方面推行文学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三结合运动，与华社建立良好关系。这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过许多文学活动，也为会员出版了37部“90年代马华文丛”和其他文学作品，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聊堪告慰。

1996年马华作协改选，本人蒙会员厚爱，再度中选为会长之职。新届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时，马峇兄率先提起出版大系的意义和重要性，理事们经慎重商讨后，一致认为这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作协既然是全国性的文学组织，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于是即席成立“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专司其事。我们征求到丹斯里张德麟的赞助，解决了出版经费的难题，接着就拟订编选细则和出版计划，决定搜集由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优秀作品，按照文体编成下列10巨册出版：

- (1) 短篇小说（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李忆著
- (2) 短篇小说（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陈政欣
- (3) 中长篇小说——1965年至1996年，主编：马峇
- (4) 散文（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碧澄
- (5) 散文（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小黑
- (6) 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
- (7) 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筠庭
- (8) 剧本——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
- (9) 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陈应德
- (10) 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

编委会成立之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除了在报章宣布此讯息外，也发函给全体会员，并由各组负责人分别向作家邀稿。我们原希望马华作家们会给予热烈支持，很快就能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许多作家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多抱着观望态度，没有给予积极响应。我们除了函电交催之外，还特地聘请一位文友协助，专门负责催

稿和联络工作，为期一年，但仍无显著效果。

编选大系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单在选稿方面，就会面对许多困难。各组负责人在决定要选用某位作家的作品之后，先得多方设法去查访他们的地址，而邀稿函件寄出之后，除非能得到该名作家的合作，将自选的优秀作品寄来，否则要从他们许多作品中去挑选，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所选出来的作品，未必能迎合作家本人的心意。各组负责人在这方面所承受的苦恼和压力，真可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编委会为了克服这类困难，曾举行无数次的会议，进行检讨。在不断地努力之下，直至1999年底，征稿工作才告一个段落。于是再接再厉，进行第二步的出版计划。我们征求到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的同意，于2000年1月双方签订合约，预期在一年内陆续出版。

不料好事多磨，彩虹出版社在签约后不久，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我们征询过多名法律界人士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此举乃属必要，否则出版之后，可能会产生许多法律上的纠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向所有入选作家寄发同意书，并请他们在一个月内签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然会获得作家们的合作与支持，但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同意书寄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签回者不到20%。于是各组负责人不得不费尽心机，通过各种管道，再三催请，这样又拖延了好几个月，仍然有许多作家没有回应。为了使大系的出版工作不致于一再延误，作协理事和大系编委会在去年四月举行的联席会议中，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之策，凡是沒有寄回同意书者，一律忍痛割爱。基于这种客观因素，这套大系难免会有缺憾，无法臻至理想地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的苦衷。有一点可以告慰者，编委会同人为了编选这套大系，花费不少的精神和时间，大家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选稿方面，遵循拟定的细则和方针，大公无私，不分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地步，绝对不受个人的成见所影响，这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马华文学大系》在作协理事及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历时5年，现在总算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它正像一名难产的宁馨儿，虽然有点先天不足，但毕竟是马华作家的心血结晶，希望大家会喜欢它、爱护它，给它善意的指教和批评，以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作为修订补充。

的借鉴。

本人在此谨向赞助人丹斯里张德麟先生、编委会同人和支持我们的作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无疑地已为马华文学界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我希望大家的这一番努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会有一批有心人去进行编选另一套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系，为马华文学增添光彩。

云里风

30.04.2001

导言

小黑

I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的散文选集。

2

收集在本辑的文章一共有 172 篇，是 136 位作者所同意入选的作品，它们跨越的年代由 1981 年至 1996 年。

3

马华文坛数十年来都没有一套文学大系，几年前（1996 年）有机会也有能力由马华作家协会挑起这个责任，由 1965 年马、新分家那一年开始，至 1996 年（开始征收稿件的那一年），广为收集有代表性的作品成为一套马华文学大系，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因此，从一开始作家协会就将喜讯昭告天下，好让写文章的各路英雄，参与这样一次难得的盛会。

在编辑《散文（二）》的过程中，我们所进行的一些工作如下：

1. 由作协发布新闻，呼吁作者自选稿件寄给作协。这是最完美的方法，可惜反应并不理想。
2. 编委会只好自行挑选作品，发函通知作者，同时根据出版社的意见，请作者签同意书，授权出版社采用有关的作品。

3. 编委会找不到作品的，也尽量通过可信赖的管道，以快邮或挂号信前后三次（2000年6月、2000年8月以及2001年11月）联络作者自选作品支持。完全找不到地址的作者，就只好割爱了。

编辑马华文学大系，是一件既欢喜也极有意义的事。我们的原则是不分派系（今天还在谈这些吗！）、不分歧见、不以个人的文学爱好为依归，编一本比较完善的散文选集，方便将来的有心人阅读、参考。但是，事与愿违，至此方知，有一些事情，虽有热忱，也不是一厢情愿，勉强得来。

我们虽然尽了很大的力量，收集了应该收集的作者的作品，但是基于上述第（2）及（3）项的客观原因，没有机会收集到另外一些作家的大作，真的不无遗憾。

4

1981年至1996年期间，我国几家华文报章上的文艺园地依然存在，文艺杂志也提供了一定的发表版位。当然，这个时期，一些报章、杂志专栏的热烈推动，也造就了一批专栏明星作家。90年代初始，我国两家华文大报社各有计划、各有方向，也各自为写文章的朋友带来新的机会。海外的留学生频有优越的表现，本地的大专生在中文创作方面也越来越让关心马华文学的本地作家宽慰。

另一方面，这一段时间内，国家、社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给政治、经济、教育、人文，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的散文作者为未来的读者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呢？

散文是最多人参与创作的文体，既可抒情、又可议理，又是怀念过去，又能够展望将来。本来，作家协会在散文专辑之外，还有建议出版一辑杂文，作罢以后，本散文辑也不刻意回避相关的文字。编辑大系，涵盖面广，当然希望能够兼收并蓄，将这一时期能够反映时代气息、扣人心弦的优秀作品收集进来。

5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的散文选集。136位作者以他们丰盈的笔墨，或以小品或以记叙或以抒情或以议论的形式，轻灵明快、沉稳徐缓，

以非常真挚的感情，记录了过去数十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山川、风土、民俗的变化以及个人对生命的省思。从北方辽阔的稻田到南部的风雨，由繁华的首府到砂𦵈越的莽莽丛林，172篇文章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也刻画了这一个时期点点滴滴的人、情、事故。扳茶缸把子的顿悟，从此风檐展书读，生命又有另一番诠释。对一些年轻的读者来说或者已经难以理喻，听过中秋节枪声的人却很明白，这一代的繁荣稳定，是曾经受过多少艰辛和苦难才争取得来。大陆旅行是许多年前不敢轻易做的梦，如今改革开放，长城的朔风再寒冷也阻止不了累积数十年的激情；亲手握过中国文坛慈母的双手，文艺的桥梁就这样搭建起来。回到父亲的乡梓，眼见一片贫瘠，不少作家因此有了很深刻的感触。虽然远方的异国色彩瑰丽，但是东西大道往来、黑风洞惊心动魄的祭典也不遑多让呀。生活中的鸟语、花香，一向是文人笔下的美景，不管是峇株巴辖香蕉宴还是夏威夷的花树，鸟声永远给人带来欢乐。砂隆河清澈的岁月勾起多少童年的幽思？戏棚下的灯火，是我们多么熟悉的黯淡。苍茫大地，东谷纪事之后，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意外呢？加帛的比里达如今还存活吗？五脚基上的笑声在多元文化的时空荡漾，白云深处另有教人向往的种族和谐的楷模。榴梿的夜市永远挤满熙来攘往的人潮，果王的浓馥毕竟是远比冰糖葫芦更加叫人留恋。麻河悠悠，淡冰的风不定向地吹，稻花香里人们犹自细说丰年……

6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马华作家的散文选集。我要感谢作协给我机会主编这本书，让我有机会细读马华作家个人思想感情的脉络以及他们对这片国土的挚爱。他们生活在这赤道的边缘，呼吸着海洋与山林混和的空气，也同时承受着土地上每立方公分的气压，写出如此真实的文章，是我衷心感佩的。清理庞杂的理论是做学问的人的职责，作家的满足还是引人共鸣的创作吧。

我要特别感谢田思兄协助收集砂𦵈越文友的文章，曾真小姐等人帮忙校对以及朵拉参与编辑的工作。这一套大系的散文选集（二）的出版，如有荣耀，应该归于默默付出的作家们。倘有缺憾，那还用说，当然由本集主编承担。

稿于 2002 年 1 月 6 日

目 录

总序	云里风	<i>iii</i>
导言	小黑	<i>vii</i>
◆ 阿沙曼	○ 那条小河	1
◆ 艾斯	○ 咱们看戏去	3
◆ 爱薇	○ 赏樱记	7
◆ 白杨	○ 古道照颜色	10
◆ 碧澄	○ 小时候过年	12
	○ 夜幕，投在十五碑	15
◆ 碧枝	○ 摆一场香蕉宴	20
◆ 柏一	○ 歌声飘过一条街	24
◆ 蔡家茂	○ 一生一世的等待	31
◆ 蔡明亮	○ 一樽明月古庙前	35
◆ 蔡培春	○ 茶文化的回响	37
◆ 陈蝶	○ 天涯芳草	40
	○ 噇苏五更	44
◆ 陈慧桦	○ 窗内窗外的鸟声	46
	○ 花树	50
◆ 陈金香	○ 火车情	55
◆ 陈强华	○ 深陷	60
◆ 陈雪风	○ 麻河，麻河	65
◆ 陈应德	○ 槟榔山上雨潇潇	67
◆ 程可欣	○ 执子之手	70
◆ 翠园	○ 温柔宁静紫罗兰	73
◆ 戴小华	○ 黑风洞的祭典	76
	○ 永结无情游——姆鲁山洞纪行	80

◆ 朵拉	○ 手上的一把金钥	86
	○ 为书法挣扎	92
◆ 凡民	○ 爱河之情总是诗	97
◆ 翻腾	○ 华人与鬼神	101
◆ 方昂	○ 打鼾	103
	○ meoooow	105
◆ 方北方	○ 热带雨季	107
◆ 方理	○ 永康祠	109
◆ 方路	○ 那些飘过的冥想	112
◆ 郝眉	○ 岁月有情	115
◆ 房汉佳	○ 白云深处	118
◆ 冯时能	○ 一枚戒指	122
◆ 傅承得	○ 风檐展书读	125
	○ 滚石无苔，流水不腐	129
◆ 浩于豪	○ 回到旧时地	131
◆ 荷凡	○ 近打河畔水悠悠	135
◆ 何谨	○ 一碗潮州粥	139
◆ 何乃健	○ 稻花香里说丰年	142
	○ 年轮	145
◆ 恒生	○ 亲情深似海	149
◆ 洪祖秋	○ 渔歌唱晚	151
◆ 侯越英	○ 牵牛花	153
◆ 黄和平	○ 冰糖葫芦	155
◆ 黄兼博	○ 夕阳、暮霞、光辉	157
◆ 黄润岳	○ 喜乐与平安	159
◆ 黄叶时	○ 青山一点和烟远——哀祖母	163
◆ 胡金伦	○ 历史的皮肤是记忆的颜色	166

◆ 慧造	○ 夏天像燃烧的红玫瑰	169
	○ 五四，我约见了莎翁	173
◆ 继程	○ 雨城	175
◆ 江南	○ 难忘大江南	177
◆ 江上舟	○ 小村风情	179
◆ 江水	○ 清澈的砂隆河	181
◆ 江振轩	○ 东西大道去来	186
◆ 金苗	○ 沙漠，骆驼的故乡	191
◆ 看看	○ 故乡之梦	193
◆ 柯金德	○ 打倒围墙	195
◆ 蓝波	○ 面对南海述说沙滩的童年	198
	○ 蝉声灼热的夜	202
◆ 李国七	○ 热带雨林走一回	206
◆ 李寿章	○ 生命的真谛	211
◆ 李天葆	○ 纤罗金剪记	214
	○ 若即若离 12 集	218
◆ 李忆蒼	○ 冷然说忧患	223
	○ 今昔	227
◆ 梁放	○ 一滴水	231
	○ 来自加帛的比里达	235
◆ 梁志庆	○ 黄花乡镇	239
	○ 柳叶舟上过险滩	242
◆ 林艾霖	○ 何处惹尘埃	245
◆ 林春美	○ 我的槟城情意结	248
	○ 回头看你	256
◆ 林金城	○ 对望莲藕塘	259
	○ 回首——空间的可能	264
◆ 林离	○ 活着	268
◆ 林潇	○ 坐看云起时	271

◆ 林幸谦	○ 繁华的图腾	275
	○ 狂欢与破碎 ——原乡神化、我及其他	281
◆ 林野夫	○ 印度街	288
◆ 灵子	○ 桂花陈酒醉当年	291
◆ 刘育龙	○ 秋水楼中潇洒客 ——给国和的第三封信	295
◆ 马汉	○ 台前与幕后	299
	○ 冷眼观年景	301
◆ 梅淑贞	○ 石头街夜雨在洒	303
	○ 重访巴比伦	306
◆ 蒙路	○ 父亲，永远都是父亲	309
◆ 梦平	○ 忧郁的十二月	313
◆ 孟沙	○ 看戏·听歌·怀旧	320
◆ 渺凡	○ 后院的蒲公英	325
◆ 年红	○ 忏悔须有极大的勇气	327
◆ 潘友来	○ 中国叫很多人牵挂	330
◆ 潘雨桐	○ 大地浮雕	335
	○ 东谷纪事	341
◆ 佩韦	○ 我拥有半片阳光	347
◆ 清强	○ 过东西大道	350
◆ 丘梅	○ 边城岁月	352
◆ 商晚筠	○ 码头、咖啡、心情和夜	356
◆ 少杭	○ 桔香满园	358
◆ 沈观仰	○ 粥之糊涂乐	360
◆ 石问亭	○ 能不爱母亲	364
◆ 舒颖	○ 春风了无痕	369
◆ 苏子玲	○ 老屋	375

◆ 孙天心	○ 观山	378
◆ 唐林	○ 梦·红土坎	381
◆ 唐珉	○ 给你“回信”	384
◆ 唐彭	○ 玉兰花香	388
◆ 田思	○ 五脚基	390
	○ 父亲与粥	392
◆ 铁箫	○ 一只龟、两只龟……	394
◆ 秃椽	○ 风河淡冰山	396
◆ 驼铃	○ 粉笔生涯三十年	399
◆ 王政贤	○ 繁华过眼似云烟	402
◆ 巍萌	○ 流血流汗开芭地	407
◆ 韦羣	○ 日安，库斯科	410
◆ 温任平	○ 散发飘扬在风中	413
	○ 暗香	416
◆ 文戈	○ 春江水暖鸭先知	419
◆ 文征	○ 漫漫长路	421
◆ 吴岸	○ 九重葛	426
	○ 榴梿夜市	428
◆ 伍良之	○ 边城天涯客	431
◆ 潇枫	○ 遥寄长城	434
◆ 小黑	○ 寻找祖母的草堂	438
	○ 极乐寺甬道	443
◆ 小双	○ 有求必应	447
◆ 萧洋	○ 斗湖漫步	450
◆ 谢川成	○ 如果漆黑也是一种天色	456
	○ 追逐一树独语	458
◆ 许心伦	○ 长夜埋孤井	460
◆ 许裕全	○ 梦过飞鱼	464

◆ 雅波	○ 云外飞箓	474
	○ 年唁叠叠	478
◆ 杨百合	○ 没有黄昏的现代	480
◆ 杨锦扬	○ 纸月	482
◆ 姚拓	○ 墙头上的小红花	486
	○ 扳茶缸把子的日子	488
◆ 叶逢仪	○ 恋恋东瀛	491
◆ 叶蕙	○ 咖啡文化	494
	○ 推理人生	496
◆ 叶蔷	○ 像风的记忆	498
◆ 叶秋红	○ 不如树	502
	○ 猫	503
◆ 一介	○ 乐器刀剪何处觅	504
◆ 因心	○ 绿禾以外	506
◆ 永乐多斯	○ 斋月的话	512
	○ 故乡小路上	514
◆ 游牧	○ 我坐在牛车上	516
◆ 雨川	○ 打破中秋月的枪声	518
◆ 原上草	○ 风铃	521
	○ 书摊	524
◆ 云里风	○ 访中国文学界的慈母 ——冰心女士	527
	○ 我所认识的韦晕	533
◆ 芸亦尘	○ 洒脱人生任我求	536
◆ 曾沛	○ 百花齐放	538
◆ 章钦	○ 捞起一片故乡情	540
◆ 张弓	○ 木屋回首总是情依依	543
	○ 钓鱼楼	548

◆ 张木钦	○ 百花仙子想哭	553
	○ 松柏没有春天	555
◆ 张树林	○ 城中书	557
◆ 张永庆	○ 童年的红毛丹	559
	○ 故乡情	560
◆ 张永修	○ 蚂蚁反击战	561
◆ 颜供	○ 往事堪忆	564
◆ 郑可达	○ 斯土斯民美斯乐	568
◆ 郑良树	○ 爱山的民族	571
	○ 对不起，动物们！	574
◆ 郑秋霞	○ 爱情故事以外 ——观 Mackintosh 展览有感	577
◆ 紫梦羚	○ 这绿岛像一只船	579
作者生平简介 马谷		581
作者辈份及入选作品创作年代表		634
《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		639

那条小河

◆阿沙曼

记得那是一条干净平和与充满童真笑声的小河，不远的河口，就是那条曾经令人有着自豪感的大江，也是绿色清澈的江水。

童真的倒影，令人想起与难忘这小河的故事来。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条小河叫什么河，大家都在童年，只知道它是一条可爱的小河，大家喜爱的小河，与属于大家的小河；它也是属于那条大江的小河。

小河的河面并不大，不消一分钟，即可从河的此岸，游过河的彼岸。此岸没有码头，只是路旁斜坡河面上，用藤捆绑着的两条人家丢弃的大木桐。那是大“巴当”，童年时，大家都这么说。涨潮时，这连接着几条大木桐漂浮着，运载着鲜鱼的摩托船，就在这大木桐旁停泊，而鱼获与渔商就这么地上上下下。斜坡岸上有着两株似乎爱恋这条小河的高高的椰树。在它前面，即是一条马路，也是一条朴素无华的街道。大家都称它海唇街。渔商的店号，就是椰树对面那排老店的“福兴”。

那排店的另一端相对的地方，是一座单独的建筑物。它的后面隔着马路，就是那条小河，坏人都怕来到这幢建筑物。全镇的人都知道它是“马打寮”。每日清晨的升旗礼，与黄昏的降旗礼，那位“马打”都得立正吹号的。当年发生在这事故，虽然惊吓过幼小天真的心灵，却令人终生难忘。那年尚属低年级学童，整班被叫去那江边的“玻璃盾”，排队迎接新任总督。心里不知什么是高兴与荣幸，只知那是一番热闹。而刹那间，近在二十尺之遥的右侧，只见那位手持方形大相机的别校大班学生，佯装跌

倒刺杀总督，引起大家死命跑回家，面白唇黑，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件事。家就在另一排店屋的楼上。从家的后窗望去，就是那号声令人知早晚的“马打厝”（警察局）。当时的马打惊慌地把子弹装枪膛，然后在那里排队待命。那时的童年，不知道什么叫狼狈不堪，只以为也是一样的惶恐。

那条小河好长，对岸曾是电力局置放电油桶的地方。上身打赤的估俚兄，一面划着舢舨一面把漂浮在河面上的电油桶推向彼岸。不远处是一座接连了两岸的木桥，过了这桥即是红毛学堂，那位敢胆行刺红毛总督，而后来被称为英雄的罗斯里，即来自这学堂。再拐个弯的沿岸，就是打铁店。河尾两岸是马来甘榜。

后来那条小河开始变了，就像命运在改变一样。弯弯长长的河尾没了，填上了泥土逐渐成了黄金地带。河口成了先是摩托而后是快艇的热闹忙乱的码头，又有人称它是道头，河身缩小了，两岸筑起了河堤。红毛学堂不见了，河面上的那条桥仍在，只是木桥变了水泥桥。两岸尽是摊贩。曾几何时在那一岸的土地上，有过难忘的大集会。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独立的强音响彻夜空，每个人都以火热的心，去点燃旁人的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那条小河变化得更多。河口大江的水成了黄色浑浊，涨潮时小河也因浮满了油渣杂物，而成了小黑河。那里再见不到摩托船，只有黑色腥臭的河水。

无情的岁月，改变了人，也改变了那条小河，当年等待涨潮，游上大半天的同伴戏谑笑声，与互相激扫水花的欢愉，现在只能从童年的回忆去寻找。

那条小河一直在改变，由清绿变得脏透，而喜爱也变为厌恶。惟谁又能保证让那条小河有一天不会消失，成了一块象征财富而令人家得以显耀的黄金土地？……

往日那是一条无名的小河，但不知何时开始，人家称它林曼岸河。连同那条大江，现在人称黄河；那条小河，却是脏了的小黑河。

1995年9月13日